

尋夢園 舊建築物地皮的新用途

上周末本山人在本欄提及「改良監獄地皮」時，深感將監獄從赤柱及中環撤走，的確是一個很好的主意！因赤柱和中環由於香港近年來之發展，赤柱和中環的監獄地皮已是真的不適宜繼續用作監獄用途的了！將監獄撤離的話，這兩個地皮均可以有更良好的用途；而且也的確是香港最難得的上好地皮！業主是政府！為什麼政府不設法將這兩塊極為寶貴的地皮，針對目前本港的急切需要，將監獄搬走呢！

大嶼山可能仍有一些極荒蕪和缺乏交通的地方是仍然可以考慮的。政府有辦法可以興建地下鐵路等等大型建設，怎會沒有能力去找更適合的地方去建築更合時的監獄呢？

香港仍有一些荒置的海島，例如果洲群島和東龍洲等，似乎也只有很少人煙，而全島均可能全是屬政府的物業，是不是也可以考慮和研究呢？過去，政府可能因財政不充足而無法撥款去開發這些荒島；但政府現在是庫房水浸！錢太多而不知如何去善用似的！其實，政府如果能夠花錢去開發這些荒島，使之變為最新式的監獄之後，把赤柱和中環內的監獄地皮再加以發展的話，極可能又會為政府帶來另一筆更豐厚收入的呢！

由這個話題引起，本人對本港一些舊建築物，也有一些意見如下：例如中環的舊街市，連接了皇后大道中和德輔道中，兩旁的「橫街」是租庇利街和域多利皇后街，佔地甚廣！可以說已廢置了多年，雖然其中一小部分曾改為臨時性的

商業用途；但由於整座建築也是由三合土建成的，年代久遠！實在是需要很多及龐大的修改，才可以繼續使用下去。而且，因戰前（1941年之前）的三合土也沒有今天的三合土那麼完善！雖然有些「念舊」的人士，極喜歡保留這座「舊街市」，但實在是有點兒「中而無當」！維修費用也不少，萬一發生倒塌傷人事件，不知有誰人可以負擔這個責任呢？

所以，本山人大膽建議，應該將整座舊街市拆除，並將地面改為公園和交通集散設施；然後在公園之上，大約離地面四十米左右吧！興建一座「超級現代化的新型綜合大廈」，內有超級市場、酒樓、餐廳、名店、酒店、辦公室及住宅等等設施，樓高可超過二百公尺（包括四十米高的公園在地面），可以稱為是一座小型市區化的綜合大樓！

由於整座大樓百分之百是政府的物業，千萬不可作出售用途！但政府可以在皇后大道中和德輔道中之間的樓宇中，再選一個地點，並建議該地點的私人物業可以和政府協商，採取合作協議，換取相同面積的新建大樓內的單位而繼續經營其過去相同的商業活動或居住用途。從而政府便可以在另外一個面積大致上相同的地點，再建築另一座「超級現代化的新型綜合大廈」。

如此類推，政府便可以將港島內很多雜亂無章的大廈，變成一座座「超級現代化的新型綜合大廈」，包括地面又有一個美麗的公園。這樣，香港將有機會升級為世界上最有創意的超級國際大城市了！

隨想園 科學就是科學

日前看國際新聞，有兩則新聞吸引我的興趣，一是和外星人的傳說有關，二是天空降下的怪異現象。

和外星人傳說有關的新聞，其實是舊聞，只不過有了新的結果。十五年前，智利的阿塔卡馬地區，發現了一具名叫「阿塔」的木乃伊，這具木乃伊的身材非常細小，身長只有十五公分，和一副眼鏡的寬度差不多，但頭部非常大，樣子和我們在電影電視看到的外星人形象非常相似。當時就被傳為這具一千七百多年前的木乃伊，是外星人的遺骸，但科學家後來鑑定這具遺骸是具有人類的基因，而且骨骼和人類相似。

雖然科學家的鑑定已經有了結果，但外星人的傳說還是其甚塵上，因為有人認為鑑定的骨骼樣本，可能有劣化的問題。於是，科學家又花了五年時間研究，終於在今年三月的科學期刊《基因研究》上發表研究成果，指出這具「阿塔」木乃伊是真正的人類，實際上是一個患有多重基因突變的新生女嬰。就是得了多重基因突變的病症，才會造成骨骼年齡的異常老化，使得頭部異常大而且特別長。

天降異象的新聞，是英國廣播公司的報道，說俄羅斯、保加利亞、烏克蘭、羅馬尼亞，以及東歐內陸國家的摩爾多瓦共和國，都有人在社群網絡上貼上他們親眼目睹的山脈上覆蓋了橙色的雪景照片。如果沒有現代的科學，這恐怕就會引來一陣不小的恐慌。

還好有科學，因為氣象專家指出，橙色雪的成因，是因為撒哈拉沙漠塵暴的沙和白雪及雨水混合而造成，這樣子的天文現象，大概每五年就會發生一次，只是這次的橙色雪顏色比較深，是沙的密度比以前更高而已。

有了科學，怪異現象都可以一一檢驗，傳言就不會成真了。

淑梅是妳 車淑梅

提起田雞田啟文大家必然會想到他曾是星爺周星馳身邊的紅人好拍檔，他們的緣分就由1992年開始，當年永盛電影公司開拍《武狀元蘇乞兒》，田雞擔任執行製片，其中重要的工作就是在適當時間致電周家請男主角星爺到片場開工，但之前所有擔任此職務的人員都高呼難搞，因為每次星爺早或遲到，只要未能即時理位都會被責怪。

於是聰明的田雞吸取了前人的經驗，他每次都先打電話給星媽查詢星爺是否睡醒了，如果已經醒來，便致電入房間，以下是他們的對話，「找我幹嗎？催我嗎？非也非也，我只是想問你今天行程打算怎樣？想吃些什麼？因為早餐，午餐和晚餐都有不同選擇，因為食物最重要熱辣辣，凍了就不好吃。如果你上車準備來片場時Call我，我就會準備好你愛吃的魚、青菜和上海麵等等，你到了便吃，吃完化妝位，時間一點也不浪費。」

結果他們合作得非常愉快，後來更成為周星馳星輝電影公司的重要一員，有人竊竊私語指田雞擦鞋刷成功功了，他卻不介意，「我和星爺並肩作戰多年，大家理念相同，同樣追求高質素的電影效果，他比別人優勝的地方就是人家拍什麼成功了，他也絕不會跟風。別人說我擦鞋，我也有所聞，但是外面怎樣說我沒辦法改變，反過來要問自己是否交出真功夫。」

田啟文是香港電影金像獎董事局董事，4月15日將舉行一年一度的圍中盛事《香港電影金像獎》，他與星爺份屬老友，可有邀請對方出席作嘉賓？「其實我們年年都邀請星爺，但他確實非常忙碌，今年這段時間他要開工，《美人魚》要拍到六月哩。其實我一直在等他找我理位，但還是沒有任何訊息，

田啟文心中的一團火

不過一些幕後人員已經通知我，應該有我的份兒，我都希望參與其中，因為上一套《美人魚》我也客串啊。我和星爺緊密合作過13年，我當他是知己，但我不知有沒有這樣的福氣，我視他亦師亦友，我們沒有將友誼建立在利益之上。」

田雞入行33年，他的心中一直謹記着一位貴人的說話，那就是當年他在酒樓賣點心之時遇上的電台人李學斌，「我請求他帶自己入行，他說我帶你入行好易，但你怎樣令自己在圈中留低？這句話一直鞭策着我。而，當時爸爸也在旁邊潑冷水，直指我不能入娛樂圈的幾個原因，一我不夠專業未學過，二樣子平平又矮小，三我只有中三程度，四家裡等着我養……不過我實在太喜歡這一行，由最初電視臨記，至電影公司策劃，我總是全情投入，最近我更被推選為「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我一則歡喜一則憂，因為公職會令到與太太相聚的時間減少，我們沒有子女，她將Focus都放在我身上，我對她虧欠太多，希望遲些找時間去補救，雖然生活上我並非一百分老公，但我的心是向着這個目標邁發，希望有生之年可以做到！」

今時今日田雞已在圈中留低超過三十多年，他更加明白電影工作並非一份工，而是追求一個夢；圈中需要的並非是人，而是人才。田雞心中那團火依然燃燒得紅紅的，但，我希望他要實行兩條腿走路，事業以外多陪太太，早日成為田太太身邊真正的100分丈夫。



■作者與田雞

娛樂查餐廳 用實名登記杜絕黃牛飛

「五月天」演唱會掀搶飛潮，有粉絲排隊買飛與黃牛黨起爭執，被打傷至腦震盪及手有骨折，黃牛黨在眾目睽睽下，竟敢出手傷人，目無法紀，之後五月天的歌迷為防再有人插隊，排隊時要手挽手築成人牆，真難為他們，在一個文明社會，叫人忍無可忍。

炒黃牛利潤高，有門票交易網站將最近舞台位置的1,180元門票，炒高一倍至2千多元，更誇張是有人開價一萬多元售賣原價1,180元門票，炒高足足13倍。

除五月天演唱會門票外，近月，七月的黃子華棟篤笑與年尾的劉德華演唱會撲飛潮已開始了，加上黃子華早已公告，此乃最後一次做棟篤笑，劉德華在去年重傷剛癒後首次開演唱會，令撲飛潮更澎湃，連日來，我已收到不少要求買「雙華」的短訊，在此順便公告，本人沒任何特別渠道可買到「雙華」門票，請各位自行想辦法，總之誰買到雙華飛，誰就真正有江湖地位，各位如果認識這麼有辦法的朋友，請通知本人。

黃牛黨猖獗，黃子華為求餓死黃

牛黨，公開呼籲粉絲勿幫襯黃牛飛，他轟黃牛黨對主辦方、所有付出努力的工作人員，以及辛辛苦苦排隊買飛的粉絲不公平，因此他不介意對着半個空場做騷，並希望政府立例管制，警方則加強打擊。但立例需時，遠水不能救近火，不如自己謀對策，暫時最有效的用「實名登記」買飛，買飛規定用真名，入場核對證件。

實名登記買票並非新發明，在內地買火車飛早已要實名登記；在歐洲一些國家，買巴士飛也要實名登記，上車要核對證件；在英國睇英超球隊比賽，更要入會及儲積分。雖然很討厭這個方法，覺得被剝削了自由，但暫時來說是最能保障粉絲的方法，對主辦方也公平。

有指用實名買票，入場認證服務涉及成本，可能要加票價，相信粉絲不會介意，總比任人宰割好。



■五月天演唱會門票掀起搶飛潮。

百家廊 戴永夏

清明是懷念先人的日子。每到此時，人們總會想起一個人來，他就是名垂千古的介子推。介子推是春秋時晉國的大臣。晉國內亂時，他隨晉公子重耳流亡國外，顛沛流離19年，歷盡千難萬險，備嘗萬苦千辛。當逃亡路上糧斷草絕、重耳瀕臨餓死時，介子推竟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來煮給重耳吃，把他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對重耳有救命之恩。

然而在重耳返國當上國君，成為晉文公，大封群臣時，卻把介子推忘了個乾乾淨淨。介子推深感委屈和不甘，一氣之下帶著老母親躲進綿山隱居起來。當晉文公終於悔悟，帶領大臣到綿山找他時，他卻避而不至。晉文公心猶不甘，又讓人放火燒山，逼介子推出來做官。但介子推寧死也不肯回頭，跟老母一起燒死山中……

介子推以死得壯烈，成就了千古英名。他的有功不居功、寧死不食祿的高風亮節，一直流傳至今，民間還專設寒食節（今清明）來紀念他。但仔細想來，介子推的「不食祿」實屬被迫無奈，並非完全自願。假如沒有晉文公的忘恩負義，賞罰不公，他未必能跑進深山去受凍挨餓，以死明志。再說他的悲慘結局，也並非最佳選擇。因為在相同情況下，有人就比他清醒、超脫得多。比如戰國時另一位隱士屠羊說（音yue），就把官場和人生看得很透。

屠羊說本是楚國鄧都一個擺羊肉攤的。楚昭王時，吳國打败了楚國，昭王被迫出逃。逃亡途中，屠羊說隨侍左右，幫昭王解決了許多困難，有大功於昭王。後來楚國復國，昭王派大臣去問屠羊說想要什麼賞賜。屠羊說說：「大王失去國家，我也失去了羊肉攤；現在大王復國了，我的羊肉攤也失而復得。這就等於恢復了我的爵祿，我還要什麼賞賜呢？」昭王聽後仍堅持要獎賞他，他又回答說：「這次楚國失敗，不是我的過錯，所以我不能請罪殺了我；現在復國了，也不是我的功勞，我也不能請功領賞！」

楚昭王對他的話頗為讚賞，知道這個擺羊肉攤的非等閒之輩，於是又派大臣召他見

面。不料屠羊說更加巧妙地回應道：「依照楚國的法律，一定要有大功、受過重賞的人，才可以面見國王。我屠羊說文不能興邦，武不能定國。現在大王要召見我，這是違背楚國法律的，我怎能讓天下人譏笑我們楚國不依法行事？」楚昭王又碰了個軟釘子，卻對這宰羊的更加敬重，於是又派「國防部長」子暴去請他，要授給他「三公」的高位。可是屠羊說仍不為所動，又從從容容地頂了回去：「我知道『三公』的高位跟我擺攤賣肉不可同日而語，萬鍾薪水更比宰羊獲利豐厚得多。可是，我怎麼能因自己貪圖高官厚祿，而使我們的大王背上濫行獎賞的惡名呢？還是讓我回到市場上去賣羊肉吧，這『三公』的高位我是不能接受的！」

屠羊說巧妙地拒絕了楚昭王授給他的高官厚祿，完全出於他看透人生和社會的遠見卓識。他的老練世故，頗得清代大政治家曾國藩的賞識。曾國藩曾寫詩給他的弟弟曾國荃，讓他好好向屠羊說學習：「左列鐘銘右誘書，人間隨處有乘除。低頭一拜屠羊說，萬事浮雲過太虛」。他告誡他的弟弟，儘管你得到皇上的褒獎，同時也有許多詆毀你的誘書，這些都沒什麼了不起，世間的事就像天平一樣，這頭高那頭就低。只要能像屠羊說那樣寵辱不驚，淡看名利，那麼榮譽也好，毀謗也罷，都像天上的浮雲一樣，一會兒就會被風吹散的，何必放在心上？這詩這話，更讓人掂出了屠羊說的卓爾不凡。

屠羊說的深謀遠慮，足以使他遠離兇險的政治漩渦，舒舒服服地過他的太平日子。然而他的眼界和胸懷，還只限於獨善其身，卻難兼善天下。而真正把淡泊名利推向「為民」高度的，要數宋代的隱士邢侗。

邢侗是宋太祖趙匡胤手下的一名騎兵。趙匡胤在後周柴世宗手下為將時，有一次在戰場上與敵軍廝殺，因戰馬中箭倒斃而被敵軍團團包圍。正在這千鈞一髮之時，邢侗飛馳趕到，把自己的戰馬讓給趙匡胤騎，使他得以衝出突圍，保住性命。

戰鬥結束後，趙匡胤到處尋找這位救了他

命的騎兵，但那傢伙終不肯露面。後來趙匡胤當了皇帝，又根據記憶找人畫了像，在全國範圍內尋找這位「救命恩人」，那傢伙仍然躲之遠遠。直到十多年後的一天，那傢伙才拿著當年趙匡胤找人給他畫的像，來到皇宮門前，要求面見太祖。

趙匡胤聽說苦尋多年的恩人終於來了，喜出望外，立即接見。他一眼就認出這位當年救過他命的騎兵，便高興地要用重賞來報答他。那傢伙卻說：「我當年救您，是因為您是全軍的主帥，救您就是救全軍，也救了我自己。您能記得我，我就很滿足了，還要什麼回報呢？我今天來見您，並不是為我自己。我的家鄉這幾年連年大旱，顆粒無收，而地方官吏又隱匿災情不報，致使餓殍遍野，民不聊生……我在家裡實在是坐不住了，便決定來見您皇帝陛下，希望您能救救水深火熱中的百姓。」

宋太祖聽後，立即命人籌備賑災之事，又下令賜給那傢伙黃金10萬兩，官位隨他挑選。那傢伙趕忙說：「我若想在官發財，早就來找您邀功領賞了。我身為一個普通百姓，只想憑本事吃飯。如果陛下恩准把賜給我的黃金也一併作為賑濟災民的款項，我就感激不盡了。」太祖看他實在無意於功名利祿，就寫了一封親筆信，遞給他說：「如果你以後碰到什麼難處，只要把我的信拿給地方官員看一下，他們就會幫助你的。」那傢伙感到卻之不恭，便將這封信收下了，然而卻從未用過。直到他死後，人們才從他的遺物中發現了這封太祖皇帝的親筆信。

「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愚」。介子推也好，屠羊說、邢侗也罷，他們的美德都像明燈一樣，點亮了人心，照亮了後世，令萬眾敬仰。然而從他們身上我們也可看出，美德若只是獨善其身，只能如一燭獨明，雖能驅除黑暗，但亮度畢竟有限。只有用來為民造福，美德才能像明媚的陽光一樣，照亮四荒八極，光耀萬代千秋，恩澤綿綿不絕。君不見古今英雄，不都是因「愛民」而贏得人心，因為民而流芳百世嗎？

萃神乾坤 伍淑賢

有次在芝加哥，跟來自新加坡和埃塞俄比亞的兩個女生吃飯，點了雞豆雞肉飯和naan薄餅。新加坡女生是馬拉高回教徒，吃到一半突然放下餐具，改用手吃，說好味點，另一女生也開始用手吃。

埃塞俄比亞女生沒宗教信仰，父母在美國做生意，她常去加州短住，言行跟美國中產少女毫無分別，但她「手吃」也非常嫺熟。當時我覺得她倆都很美。

今年國際電影節看了套叫《持家小木蘭》(The Breadwinner)的動畫電影，改編自加拿大作家Deborah Ellis小說，講塔利班政權下阿富汗一個小女孩帕瓦娜，本來教書的父親因打仗沒了條腿，有天更無端給抓去坐牢，家中媽媽和待嫁姐姐痛楚是成年人，但女人都不准離家半步，莫說出去工作，連去門外那口井打水也不可以。沒父親主持家計，米缸漸空，如何是好？帕瓦娜於是把長髮一剪，化成小男孩去市集打散工，勉強撈起頭家，就此展開亂世成長的故事。記得有場戲，講父親仍在家時，一家人共享一碟灑了幾粒葡萄乾的米飯，就是用手吃，帕瓦娜還因為挑吃葡萄乾給姐姐說了幾句。

單一文化的港人，如在餐廳見人突然用手吃飯，必會白眼甚至拍片

用手吃

放上網。但看資料，「手吃」其實源遠流長，像回教世界就有整套用手進食的禮儀和背後的宗教思想；又吃前吃後必洗手，且要用右手三隻手指，把食物捏成一小口一小口(Morsel)放進嘴裡。時下有些說法也有意思，像說用手吃比較慢，較易飽，減少肥胖甚至患上糖尿病機率云云；又謂人的手指和掌心有種益菌，連食物吃下對身體有好處，不知是真是假。

西化的都市人對「手吃」有戒心，主要是怕不衛生。但想想，餐廳餐具有何嘗不滿佈細菌？且我們吃飯前未必人人會洗手，相比認真洗手後才「手吃」的，誰較衛生也難說。然而港人幾盞一湯，且愈來愈少吃米飯的飲食習慣，「手吃」確有困難。其實用手吃某些食物的確較痛快，像雞脾、漢堡包和雞，用刀叉吃就是不夠滋味！



■電影《持家小木蘭》的劇照，來自第42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節目手冊。